

koubaineitudi koubaiheitudi

万捷 著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叩
拜
黑
土
地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丛书

叩拜黑土地

万捷 著

（吉林）文艺出版社

叩拜黑土地

作 者:万 捷

责任编辑:刘德来 王金亭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龙震海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第七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60 千字

印 张:17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225—9/I·1182

定 价:27.00 元

不是你婢儿！我是个女人！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人！他不许，这些年我守着孤寡！我实在受不了了！石头，我要你！石头还是用力推着白桂兰。她说，婢儿，我不能这样，我叔从小把我抚养大，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不能！不能！白桂兰这时候就呜咽地哭了。她说，可是他李名林对不起我吗？你不也是我抚养大的吗？我给你做做饭，洗洗衣服，侍候你上学，打发你参军，怕你在部队钱不够花，是我瞒着他给你带钱，你这样对待得起我吗？女人的眼泪和哭声对于任何男人来说都是威力无穷的。石头不再叫声，不再反抗了。白桂兰就又抱紧了他。

夜空上的月光不再清冷而凄凉，而是那样明媚而温柔。这月光洒在山林，那黑幽幽的山林就披上了一层银色的光环，具有一种神秘如，朦胧的美，它好象是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囊括着自有人类以来的悲欢离合，恩怨；这月光洒在河面上，那本来是无光

雪停了，东方升起一枚金红的朝阳，朝阳的两翼伸展着金红银霜桔黄的彩霞。这阳光和霞光辉映在银白的雪地上，使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七彩的彩虹，五光十色，斑烂夺目。家的屋门都被大雪封堵住了，因此就谁也不能出屋了。别说人是人，就是狗也不出窝，鸡也不出架，猪也不出圈了。只有党员和干部们必需出门儿，公社要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就是商量文件摘要传达。李长林觉得这个会一定是十分重要的，不然不会开这么大范围的会。他记得这些年来这样规模的会只开过两次，一次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一次是粉碎“四人帮”。这次的会也一定是十分重要的。他很早就起来了，随便吃了点儿饭，用力推开了屋门，随着没膝深的大雪向公社走去。

李长林走出屋子，就看见四面八方都有许多的小黑点儿在蠕动着，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上公社开会去的。这时候，他心里油然而升

横看成岭侧成峰

—— 陈 虹 ——

万捷是我的校友、文友和朋友。这三友加在一起，我应该说对他是很了解的了。万捷是多产，多品种的作家，他什么都写，写什么就成什么。他有五部电影作品搬上银幕，其中和乔迈合作的《不该发生的故事》获国家级三项大奖；他写了几十部集的电视作品，其中电视连续剧《河弯弯，路弯弯》获两项国家级大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他的戏剧作品也获多项国家级奖。他也写诗歌和小说，他的短篇构思奇特，看过他的长篇《这里有情爱》的人们也都说不错的。

有时候我怀疑这小子是花钱雇了人替他写的，否则不会几乎是同时他可以弄出许多不同品种的作品来。然而，我仔细一想，万捷是应该多产高效的。他总是大大咧咧的，心里总是没啥愁事儿。例如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了，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了，他既不怒发冲冠，也不摧眉折腰。他只是淡然一笑，心思仍然用在创作上。如果说得好听一点儿就是他淡泊名利。大概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他的新作《叩拜黑土地》的，看完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倒不是这作品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让我激动，我激动和欣喜的是《叩拜黑土地》为我们的文学画廊增添了那么多的有血有肉，鲜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我激动和欣喜的是《叩拜黑土地》洋溢着那么浓郁的关东风情和深沉的艺术韵味。

读了《叩拜黑土地》我倒是觉得我不很认识万捷了。他具有农村生活我早有耳闻，却没想到他对东北黑土地上的农民是那样的熟悉；没想到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的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有着这样深刻的洞察和体验。这使我想起苏轼的一首诗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离得太近了，反而看得不很透彻了。是不是这样呢？

《叩拜黑土地》写了东北一个小山村从1977年到1997年二十年来农民们艰难的，洒着泪水跋涉的足迹。如果说万捷的电影《不该发生的故事》乃至电视连续剧《河弯弯，路弯弯》在思想内涵上还仅仅是浮在政治层面上的话，那么《叩拜黑土地》则进入了人性的层面。这在万捷的创作上无疑是一个飞跃。进入了这种人性的层面，他的人物才能说是真

序 言

正有血有肉，他的作品才真正具有艺术价值。

万捷几乎是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三中全会以前农民的苦难和辛酸。大帮哄那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给农民带来的不仅仅是贫穷，更主要的是它扭曲了人们的灵魂。它逼良为盗，老实厚道的王老五和何来福秋后到地里去偷生产队的庄稼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至于王玉山的卑劣和无耻也是长期的贫穷和愚昧所造成的；至于乐于助人的“拉不下”的愚昧无知所闹出的笑话，人们在笑过之后也难免有些凄婉。贫穷，连生存下去的权利几乎都快没有了，哪还有爱的权利？主人公李长林在贫穷中失去了自己心爱的柳翠云，痛苦和不幸伴随着他二十年的生命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贫穷和苦难。万捷并没有停笔在农民一般的物质生活的改变上，而是着墨于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灵魂的净化，观念的改变，人性的解放和复归。李长林的妻子白桂兰从她的新婚之夜开始就没能尝到做女人的滋味，李长林的性无能让她苦熬了许多年，但是，她必须苦熬着。因为她是“李长林家里的”，她离开李长林就不能生存。可是，当她成了女强人，人们把李长林说成是“白桂兰的爱人”的时候，她才敢于敲开了比她小了六七岁，管她叫婶儿的，身强力壮的石头家的门，把惊慌失措的石头理直气壮地搂在怀里。

李长林作为村书记，他饱尝了贫穷给他带来的痛苦和不幸，他也一直在个人生活的痛苦和不幸中艰难地带领群众走向新的生活。他的生命历程始终是往昔的阴影和未来的希望相伴而行的。他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同时，他也是个农民，农民意识和封建观念也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时有显露。这个人

物是立体的，因而也是真实的。

时代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造就败类。白连发这个艺术形像很值得玩味。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人的灵魂和世界观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

似乎还有许多的话要说，要说就说点儿不足吧。我觉得小说收尾收得似乎匆忙了一些，农业产业化写得也过于简单。也许是万捷要留给他的续篇吧？我们期待着他的续篇早日问世。

1998年1月10日

女人的泪，一滴就醉，
男人的心，一揉就碎。
爱也累，恨也累，
不爱不恨没滋味。
不要说你错，不要说我对，
恩恩怨怨没有是与非。
人生这个谜，几人能猜对？
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

——作者题记

第一章

月芽沟村是两山之间的一道沟,大概因为它形同月芽儿,所以才叫了这个名字。月芽沟在长白山一带是远近驰名的,它的出名不在于它的贫穷和落后,奇怪得很,这个偏僻的老山沟居然因为出美女而闻名百里。据老人们说,远在元朝的时候就出过贵人,后来还出过待召什么的,就是没听说过出过贵妃和娘娘。老人们还说,在早有个风水先生说月芽沟这地方像是八卦图轴心的一半,那八卦图的轴心是两个月芽形相抱而成的,那一半当然也像是个月芽,所以才出美女,只是因为月芽沟的形状过于尖细了,风水不算太好,不然的话就能

出正宫娘娘。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林立果选美的时候省革委会确实是把李长林的姐姐李长英送去过，可是，过了不久就又送回来了，据说是政治表现不好，实际上是李长英死心眼子，没能顺从。

说真的，月芽沟的闺女们确实是一个比一个水灵，因此也就一个个都是飞鸽牌的。嫁给公社干部那是最一般的，月芽沟的姑爷们多半是县城乃至省城的工人和干部们，剩在村里的几乎是凤毛麟角。

没有飞出月芽沟的姑娘们，各有各的原由。

此刻，天还没有大亮呢，就从山路上下来一只月芽沟还没飞走的凤凰，她就是冯家的姑娘冯秀英。这个冯秀英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让男人们看着心中抖颤，热血沸腾的。那闪亮乌黑的一双明眸，那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那高高耸起的双乳……她的鼻梁有些突出，就显得整个脸的形态十分的生动。她三岁上死了妈，十岁上又死了爹，是后妈把她抚养大的。她后妈全指望着她嫁她的财礼钱养老呢，所以就没边没沿儿地要价，才把她耽误到了二十四岁。在农村，这个年龄的姑娘嫁人就很困难了。

冯秀英背着一大捆柴沿着那条羊肠小道走下来，她觉得好像前边有脚步声，一抬头，看见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拦住了她的去路，这小伙子中等身材，细眉细眼的，但让人一搭眼就觉得他很精明干练，他是月芽沟大队书记白连发。冯秀英见了白连发心里不由得一阵怦怦乱跳，她这不是激动，而是有些害怕，也不知她怕的是什么。

白连发见冯秀英那秀丽的面庞上滚动着一颗颗晶莹的汗珠，这汗珠又给她平添了一种难以描述的魅力。这个冯秀英

早已勾去了白连发的魂魄，白连发的前妻当然也是月芽沟的美女之一，叫沈杜鹃，是烈属二婶儿的独生女。前年，白连发在学大寨水利工地正带领社员们夺流动红旗呢，家里捎信儿来说他媳妇要生孩子了，让他回去一趟。当时上级要求是共产党员轻伤不下火线，别说是媳妇生孩子，就是天塌下来也得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他就咬咬牙没回去。没想到他媳妇竟是难产，纵然有拉不下三婶儿等人热心张罗套车往公社卫生院送，可是，等把产妇弄到公社卫生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结果大人孩子都没保住。

白连发当着大队书记，小伙又长得帅气，年纪还不到三十岁，那保媒牵线儿的就踩平了门坎子，白连发一份也没管理。其实，他是相中了冯秀英。他觉得冯秀英特别像他的前妻沈杜鹃，那气质，那风韵都让他觉得和沈杜鹃一模一样。早有人给冯秀英的后妈透了信儿，老太太一听乐得合不拢嘴儿。那大队书记的分量谁不清楚？秀英要是嫁给了白书记，这辈子还愁个啥！当然是一口答应下来了。白连发认为冯秀英本人也一定会乐意的，一个二十四岁的大姑娘，找我这个年纪相当的大队书记，我又没孩子拖累，还差啥呢？这时节已经到了大秋了，苞米已经上浆，偷庄稼的人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白连发护了多半宿的秋，刚从北片儿地上过来，一眼看见了冯秀英，就急忙迎上前来。

白连发只见冯秀英的一双明眸忽悠一闪，像一道闪电扫过他的心头，不由得又是一阵激动。冯秀英乌黑闪亮的眸子又是忽悠一闪，避开了白连发那直如钩针的目光，怯怯地唤了声“白书记”便低了头。

不知为什么，白连发有些个心慌意乱，他对自己的心慌

意乱十分懊恼，这是怎么了呢？自己大会小会上发言讲话从不紧张，他和那死去的前妻沈杜鹃婚前也曾约会过，也亲热过，甚至比亲热还亲热地亲热过，那也从来没这样心慌意乱过，而是从容不迫，无师自通，技艺超人的。为什么见了这个冯秀英却是这种熊样？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是太爱这个冯秀英了。有人说，追求女人动作比语言更有力度，不知白连发对这经验是否自觉，总之他是这样做了。他伸手去接冯秀英背上的柴：“秀英，我来背！”

在冯秀英眼里白连发一向是很严肃的，也可以说是严厉的，不是吗？他在月芽沟是一种权力和威严的象征。他规范着月芽沟人的行为动作；他决定着月芽沟人的喜怒哀乐；他主宰着月芽沟人的衣食饱暖；他说给谁派又轻巧又多挣工分儿的活谁就能占便宜；他说让谁家的孩子参军谁家的孩子就有出息。特别是地主富农和有问题的的人见了他都得点头哈腰，他想批斗谁谁就得低头弯腰。这样，人们就都怕他。

冯秀英平时见了白连发自然也有些发惧的，所以此刻她对白连发的过分热情就不能不感到突然。她惊疑地往后闪着身子：“不，不用，白书记！”

白连发此刻心态已经平静下来了，说话也恢复了平常支配意味较强的语气了。他说：“快给我，跟我还客气啥？没柴烧就吱一声，让生产队套车拉一车就得了，还用得着你上山去背？”

冯秀英听了这过分热情的话，就更惶惑了，她连连往后闪着身子说：“不，不用，白书记！……”

白连发笑了一笑，亲昵地说：“秀英，往后，你改改口，别叫我书记了！”

冯秀英更困惑了，她想：不叫你书记，叫你啥呢？我家和你又没有亲戚关系。

白连发想速战速决，他决定索性说明白了，省得自己昼思夜想地单相思。他说：“秀英，妈，没跟你说吗？”

冯秀英的心猛地一沉，她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两只眼直直地盯着白连发。

白连发并没有在冯秀英的脸上看到她的惊喜和那种应有的羞涩，她的这种惶惑的表情让他感到十分意外。他想：我白连发看上了你，你应该是欣喜若狂才对呀，你咋还这样麻木，发傻呢？难道说你还能不同意吗？像你这样的还想找啥样的？我白连发论年纪和你也相配，论长相，论地位哪一样屈了你了？我是二婚不假，可是我也没孩子，利手利脚的，我看上了你，你还不得念佛吗！难道她心里已经有别人了？看样子这事儿老太太还没和她说呢。不行，夜长梦多呀！他知道这冯秀英脾气犟，不咋听她后妈的话，万一她心里有了什么人，说晚了就被动了。凭我一个大队书记，说明白了，不信她还能拒绝我。想到这里，他就说：“秀英，我寻思，妈已经跟你说了呢。你是知道的，自从你嫂子死后，保媒的，牵线儿的踩破了门坎子，可是我一份也没答应。说心里话，这两年来我总是想你嫂子，别人我总是装不到心里去。不知是咋回事儿，我就觉得你特别像你嫂子，我也就对你产生了特殊感情，就那么的，我就跟大婶儿说了。秀英，我是比你大几岁，可大个三四岁也不算啥，你过了门儿，我一定好好待你，不让你受屈。”

白连发在冯秀英的脸上还是没能看到应有的欣喜和激动，有的只是惊骇和不安。白连发真想对了，冯秀英心里早

已有了人。而白连发在她心目中，一向只是个大队书记。她惧他，服从他，可从来没想到要委身于他。此刻，白连发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她感到十分震惊，十分意外，就追问着：“我妈，她咋说的？”

白连发就告诉了冯秀英后妈那毫不犹豫的应允。这应允无异是对冯秀英终生幸福的一种强硬的宣判，冯秀英心头一震，接连往后倒退两步，肩上的柴禾也脱落在地上了。

白连发要去背那捆柴，却被冯秀英横身挡住了。她冷冷地说：“白书记，你说的事儿我不知道。再说，现在，我也不想考虑这事儿！”

冯秀英背起柴就要走开去，白连发上前一步挡住了她的去路，说：“秀英，你听我说……”

冯秀英也不说话，她一闪身子，就闯过去了。

白连发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半天没动地方，他心里一阵发凉，一阵纳闷儿：这个冯秀英，咋不知道哪头炕热呢？连我这样的她都不跟，还想找啥样的？他定定地瞅着冯秀英的身影消失在村街的拐角处，才心烦意乱地走下山来。

白连发走到村头，看见一头克郎猪从苞米地里窜出来了，心里的那股火立时窜了上来，他捡起一块大石头，狠狠地向那猪砸去。那石头正好砸在那猪的腰眼儿上，那猪发出一声嚎叫，奔向它自己的家。

那猪刚进院子，就从院门里走出一个水灵灵的少妇来。这少妇有二十七八岁，圆脸，秀眉，亮眼，两腮绯红，胸前的两个奶头鼓鼓地支起破旧但却整洁的蓝地儿小白碎花上衣，并且还悠悠地抖颤着。这种东西的抖颤往往让男人们失去理智，这女人很有魅力，就连她生气的声音也很甜蜜，甜蜜得

让人晕眩。她立起眼睛问：“谁这么缺德？往死了打我的猪？”

这少妇是何来福的媳妇，也是月芽沟出名的美女。本来她家里打算把她嫁给县城她姑姑给她介绍的一个酒厂的工人，因被精明而勇敢的何来福当年在苞米地里采取了果断的革命措施，并且还种下了他的胜利果实，她才没能外嫁，只好跟了何来福。白连发见了楚楚动人的来福媳妇，心里的怒火顿时消去了一半，说话的声音也走了调儿。他警告着说：“来福家的，把猪看紧点儿！咋不往自个儿家的自留地里放呢？”

来福媳妇见是大队书记白连发，也忙换了笑模样：“是白书记呀，屋里坐呗！”

白连发着意地瞅着来福媳妇，像是开玩笑似的说：“来福在家没？”

来福媳妇说：“在家，刚给队上捡粪回来。”

白连发笑嘻嘻地说：“他在家你让我去干啥？等他不在家时，你吱会儿一声！”

来福媳妇立起了眼，她的眼睛立起来就更加诱人：“缺德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还是书记呢，没个正形！”

白连发仍嘻笑着说：“书记咋的，书记不吃饭也饿得慌！……”

来福媳妇还要说什么，只听得何来福在屋里一声喝喊：“大饼子快糊了，还‘烙’啊？”

来福媳妇听来福的话语酸渍渍的，只好笑嘻嘻地往屋里走。她见白连发瞅她的眼神儿有些个走样儿，她那表情就像是一个演员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喝彩一样洋洋自得。

来福媳妇扭扭搭搭地进了屋，见何来福正惊慌地收拾地